

《雨花》新时期精品文选

YUHUAXINSHIQIJINGPINGWENXUAN

散文卷

纪念《雨花》创刊50周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雨花》新时期精品文选

YUHUAXINSHIQIJINGPINGWENXUAN

散文卷

(一九七九~二〇〇七)

纪念《雨花》创刊**50**周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花》新时期精品文选.2,散文卷/雨花杂志社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399-2640-7

I.新… II.雨…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504 号

- 书 名 《雨花》新时期精品文选.散文卷
编 者 雨花杂志社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南洋印务集团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 345 千字
印 张 25.2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40-7
定 价 65.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2007年10月,我们将迎来《雨花》创刊50周年纪念日。

50周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微小的浪花,在历史的大道上也只是一道浅浅的辙印,但对于一份刊物来说,却是一段无法磨灭、令人动容的时空。50回寒来暑往,50度起承转合,《雨花》沐浴了一代代编辑的多少心血,多少期待!《雨花》见证了风云变幻时代的多少风雨,多少辉煌!《雨花》又催生了江苏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多少新苗,多少奇葩!

为了纪念,为了缅怀,为了继往,为了开来;亦为了展示《雨花》骄人的过去,抚慰我们及广大新老作者、读者对这一段难以言表的历史的殷殷情怀;我们从新时期以来刊发于本刊的浩瀚华章中,精选出小说43篇,散文71篇,汇集成小说、散文各一卷,作为对本刊50周年华诞的一份献礼!

需要说明的是,割舍1979年新时期之前的大量精品佳作不选,原因无它,篇幅限制。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两本选集亦远远不能反映出新时期《雨花》之全部风采。即以最保守的估计,每期发表字数仅以12万字计,1979年至今《雨花》至少刊发了4千万字作品!这两卷共约70万字的选集,相比起来,简直就是冰山一角。因此,遗珠之憾在所必然。敬希广大作者、读者鉴谅!

《雨花》编辑部

2007年4月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李洁] 1979.7	001
破罐·泪泉·鲜花(之一) [忆明珠] 1979.8	003
雨花棋 [艾 焯] 1979.10	011
散文两章 [黎汝清] 1980.1	015
青松翠壑一溪诗 [叶庆瑞] 1980.4	018
挑水的曹大爷 [新风霞] 1981.8	021
回乡访故居 [周 晔] 1981.9	025
“逼”上黄山记 [章品镇] 1982.7	030
杜鹃花开的时候 [李克因] 1982.12	038
扬州的石狮子 [丁家桐] 1985.8	042
“豆芽”小姐变迁记 [赵翼如] 1986.2	045
我和我父亲的童话 [叶至善] 1986.3	055
故乡的食物 [汪曾祺] 1986.5	064
忆儿时两篇 [叶至诚] 1986.6	075
柏林,绿色的寻觅 [梁 冰] 1986.8	084
退思轩随笔 [姜 滇] 1987.1	090
宜兴之秋 [黄 裳] 1987.2	101
风风雨雨中的一枝花 [陆文夫] 1987.3	106
朴庸居杂记 [陈鸿祥] 1987.5	109
我和篮球 [赵 恺] 1987.7	118
春声和春深 [林斤澜] 1987.8	122
黄粱梦长(外三篇) [忆明珠] 1987.9	126
酒话 [陆文夫] 1988.3	138
汪曾祺印象记 [王 干] 1988.4	142

散文近作一束 [艾 煜]	1988.6	147
桃叶渡随想 [魏毓庆]	1989.2	160
女孩子的优先权 [叶至美]	1989.2	164
人生偶寄 [高洪波]	1989.5	168
乡思 [黄毓璜]	1989.6	172
真武庙情思 [海 笑]	1990.2	176
人生只合扬州死 [化 铁]	1991.1	182
夜读随想 [晓 华 汪 政]	1991.6	185
人与自然 [邵燕祥]	1991.8	192
葫芦园三记 [俞 律]	1992.6	200
漫话“八娼九儒十丐” [沙 白]	1992.12	205
家 [尤 今]	1993.2	211
扑朔迷离话宣炉 [止 水]	1993.3	214
面对月亮 [邓海南]	1994.1	218
草巷口 [汪曾祺]	1995.1	226
火灾 [迟子建]	1995.4	230
东林悲风 [夏英勇]	1995.5	234
椰岛之“怪” [顾 潇]	1995.7	253
我画戏画(外二篇) [马 得]	1995.9	257
说“笑” [于光远]	1995.11	263
南方的水果·北方的食谱 [丁 帆]	1996.4	269
九真山写真 [赵 践]	1996.6	273
门之外 [费振钟]	1996.8	279
珍爱生命 [程大利]	1998.1	283
随想二十 [车前子]	1999.4	286
感谢饥饿 [陆永基]	1999.4	293

游离 [郜 科]	2001.6	297
列车员与短脖 [徐乐乐]	2001.8	301
剑可赠人 [胡瀚霖]	2002.2	307
往丁蜀中学之路 [黑 陶]	2002.7	314
小土丘下的鐍式玉琮 [肖元生]	2002.8	320
换笔记(外一篇) [陆建华]	2003.8	325
“坏皇帝”的另一面 [石 英]	2004.2	330
篝火里的黎明 [王宗仁]	2004.9	335
阳光塘 [流 沙]	2005.2	339
受戒浅说 [红 孩]	2005.3	341
人们还在记着 [闵良臣]	2005.4	345
教我如何不想她 [庞 培]	2005.7	349
强人膜拜 [乐 朋]	2005.11	354
一片中国月光 [黑 白]	2005.11	356
考察西门庆 [陈鲁民]	2006.1	362
莫扎特咖啡馆(外二篇) [应凤凰]	2006.1	364
“昆山之路”一词的来龙去脉 [杨守松]	2006.3	370
“市场化”,化掉了什么? [黄东成]	2006.5	373
读书的困惑 [山 谷]	2006.10	376
汉兵马俑 [胡 弦]	2006.11	382
你的脸我的脸 [薛尔康]	2007.6	387



[发表年月:1979年7月]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 李 洁

花

新
时
期

精
品
文
选

散
文
卷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于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表现我。

我要使读者不仅在我的作品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而且还清楚地看到我；我要使读者不仅了解我的人物，而且还了解我；不仅熟悉我的人物，而且还熟悉我。即使我不署名，读了我的人物的故事，人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啊，这是某人呀！

正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一样，我不屑于在作品里隐瞒我自己。我以为作品必须是“文如其人”的，而且必须是顽强地要表现自己的，否则，何必写它。不勇于表现自己的作品是懦怯的，懦怯必定也就脆弱。有意把自己隐瞒起来的作品犹如欺骗，欺骗必定为读者所不齿。所以，我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去歌唱、去诅咒、去击进、去荡涤……，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

我将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即便是真理，即便是人民的呼声，如果没



有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不能在我的感情上找到触发点，我就不写，没有资格去写。要是鹦鹉学舌地写了，那不是我。

我，必然有缺点和错误。要是为实际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受到批评以至于斗争，我心甘情愿，而且是心悦诚服。我相信自己还不是固执己见、顽固不化的。一旦真正的化了，又会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那还是我。

我知道，要表现我，不但要勇于暴露自己的灵魂，而且还要找到自己的外貌。这外貌包括：方法、样式、风格、语言……。要表现我，还必须找到我。找到我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也有人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才找到了；也有人终于没有找到。

我的作品以我的灵魂我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你的作品以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的作品又以他的灵魂他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便真正地有了百花。

要是我的作品不能表现我，便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于做这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做到的事。

花

新时期

精

品

文

选

散文卷



[发表年月:1979年8月]

花

新时期

· 精
· 品
· 文
· 选

散文卷

破罐·泪泉·鲜花(之一)

● 忆明珠

小 序

一九七九年春节以来,得散文若干篇,连同以前写的几则偶记、短札,合为一辑,题曰《破罐·泪泉·鲜花》。因掇数语,以为序:

何处捡来破罐?仔细认取摩挲。

本是泥巴捏成,焉得白璧无瑕。

玉壶价重连城,殒于千钧棒下。

泥罐几经摔打,幸存其半若瓜。

缺口新磕旧磕,断身横疤竖疤。

恍惚重对前生,持之赠与谁家?

人谓破罐破摔,扔给拐角晃旂。

我今倾以泪泉,为君供养鲜花。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仪征



我也夸夸家乡好——

麻雀·河豚·等等

花

新时期

精

品

文

选

散文卷

落户仪征二十年了。在这里生活的岁月,比在我的故乡还长。我在故乡只住了十七年。而后,东西南北,消磨了十年。按居住时间的长短,说我是大半个仪征人,说仪征这地方虽非我的故乡,也算得上是我的家乡,该当不错的吧!

“谁人不夸家乡好?”——我也经常跟非仪征籍的朋友,夸我的家乡仪征如何如何;甚至跟故乡的亲戚,夸我的家乡仪征如何如何。不过,我所夸的,都提不到纲上、线上来。我着重对于我家乡人的好吃,以及他们的善于吃、敢于吃,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情不自禁地在这上头为之大肆宣扬了。

好吃、善于吃、敢于吃的才华,须靠有东西可吃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施展。仪征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圩;有江,有塘,有林。利于养殖,物产丰富,甚么盛筵都摆得出来,可以“海、陆、空”——即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齐头并进,叫你惊叹不止。鹅尤多,十几斤重一只,养十只鹅,可抵上一头小猪。仪征人既抱得住西瓜,又不丢掉芝麻。他们的眼光巨细无遗,不仅仅贯注在鹅这大家伙身上,也不放过略小点的鸡、鸭,以至野鸡、野鸭。而且,还从更小更小的麻雀身上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仪征人可称得起是相禽之“伯乐”了。二十年前,我一度住在南京,很喜欢吃街头小吃担上的油炸麻雀。我跑过中国许多城市,只在南京才吃到这种野味,便以为是南京的特产。到仪征后,才知道其货源盖出于此间的捕雀者。像捞鱼、摸虾一样,捕雀,也是仪征人的一种家庭副业。捕具为一种特制的网,置“雀媒”于网中,一网可捕雀几十至几百(“雀媒”,即用以诱雀的雀。雀作了捕雀者的“雀媒”,就如同人作了恶虎的“虎伥”。陆放翁诗云:“宁为雁奴死,不作鹤媒生”。可见古人捕鹤也是以其同类者诱之的)。腊月间,仪征街头总有捕雀者在出售他们的猎获物,当场代顾客剥除雀的毛羽,手一拽便剥好一只,干得异常利落。本地人到上海走亲戚的,往往携油炸麻雀一罐,作为馈礼。“见土仪顰卿思故



里”，受贻者若是家乡骨肉，无论男女，无论尊卑，也无论是否像颦卿那样的多愁善感，都不免因麻雀而兴起或愁如缕、或甜如蜜的乡思，使相会者更加投合。即非出根仪征的人，也会喜欢这土特产的“别是一家”。

“雀子还在天上飞哩，就当作一盘菜了！”——这是仪征的一句民间俗语。对于那些不思行动，不思变革，却把美梦当作现实的人，是辛辣的讽刺。然而，我觉得仪征人完全有说这话的资格，因为，至少就天上飞的雀子而言，确实被他们逮了下来，成为盘中的佳肴了！

但，仪征人最爱吃的似尚不是麻雀，而是鱼、鳖、虾、蟹之类，特别是鱼。沿江也算鱼米之乡，除常见的鳊、鮰、鲤、鲫而外，产于江者有鲢鱼、桂鱼、鲳鱼、鲥鱼，等等。以鲥鱼为最名贵。渔民说，帝制时代，每年开网捕到的头一条鲥鱼，谁也不敢先吃，要由地方官员派快马日夜兼程送北京进贡皇帝。话说得含混，不知这头一条鲥鱼是在怎样的范围，用怎样的方法确定的。这些且不去深究，它总形容了鲥鱼的名贵。凡某种东西，身价太高，人们就会对它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鲥鱼贵如皇后，也不免落得这种命运。而人们对于鱼中的“小家碧玉”——鲳鱼，似更倾注好感。据当地家庭主妇评价：鲥鱼肥，鲳鱼鲜。口舌之间，肥或可无，鲜不可少。鲥鱼价格，高出鲳鱼一倍，却不及鲳鱼经得起吃。一斤鲳鱼，可供小夫妻俩一顿美餐；而一斤鲥鱼，几筷子就叉光了。烹调花样，鲥鱼不过清蒸、红烧；鲳鱼除此外，还可煨、煮。有人还以鲳鱼肉包饺子。鲳鱼刺特别多而细，要将肉跟刺分离出来做馅心，似不可想象。其实那方法简单而有趣，但若在此处推广，深恐有绷紧阶级斗争之弦的读者，以此论我们用文章宣扬资产阶级吃喝玩乐之罪，只好严加保密了。那么，唯鲳鱼才是最受仪征人抬举的了？又不然。一提起来便使得仪征人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赞不绝口的，不是鲥鱼，不是鲳鱼，而是那一不小心便会叫食客中毒丧命的河豚鱼。河豚鱼兼鲥鱼之肥，鲳鱼之鲜；比鲥鱼肉细，比鲳鱼肉嫩。但下锅前若有一粒子，一丝血未冲洗净（还有眼，鱼头上的两块核桃肉，据说都要剔除），吃了便呜呼哀哉，立竿见影，当场出彩。所以，当地有句俗话，叫做：“拼死吃河豚。”吃河豚要拼上一死，其危险性之大可知。然而当地还有另一句俗话叫做：“拼洗吃河豚。”意思是拿出拼命精神把河豚洗个一干二净，鱼子、鱼血无存留可能，食之自安全无恙。这两



花

新时期

精

品

文

选

散文卷

句俗话合起来,则为我们在吃河豚上,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拼死吃河豚”,并非鼓励人们贪吃轻生,而是立足于不存侥幸、以防万一的说法。这一点很可取。若心存侥幸,必怯于斗争,跟着祈求老天保佑,幻想侠客搭救,种种迷信思想全来了。仪征人在吃河豚一事上的令人佩服之处,即在于能清醒地看到吃河豚的危险性,指出要吃,得拼上一死。任管你学雷锋、见行动,当了好几次无名英雄,本该拿好几张奖状,对于你吃河豚时安全与否概无干涉。这叫讲科学,不讲假话。有了这一点,才会不相信举头三尺有什么神灵保佑,而努力探索一种科学的安全的吃河豚之法。结果这种方法也就被总结出来了,即“拼洗吃河豚”。有了这个“拼洗”,便抵消了那个“拼死”,这是为无数次实践所证实了的。所以,仪征人谈起吃河豚来便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此中自寓妙理,外间人尝到河豚时,虽也会赞不绝口,却仍属“食而不知其味”的。

这几年来,吃河豚的风气越来越盛了。它本来不如鲥鱼高贵,现在竟身价大增,以至平民百姓,也不得不对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了。谁能吃到河豚鱼,就像谁能买到凤凰什么型自行车、能弄到零点几立方木料、能为子女铺平一条入党、做官之路似的,大可炫耀于四邻而高视阔步于亲友间,这更增加了河豚鱼的诱惑力。仪征有个×镇,在长江边上。群众公认×镇人烹调河豚最内行,一般不会出事。所以每到清明前后河豚旺季,从省、到地、到县,某些有资格坐小汽车的干部,方向盘一拨,目标就直取×镇了。镇上群众有顺口溜唱道:

汽车喇叭一叫,

上级首长驾到,

吓得c书记心惊肉跳。

这位c书记为什么怕上级首长到如此地步?不了解内情的人,会以为他工作出了什么纰漏,怕上级首长来检查的吧!咳!无论他的工作做得怎样如花似朵,他还是要心惊肉跳的。因为他分管水产,他听得出一声声汽车喇叭的召唤,都是向着河豚鱼而发。他是担心没有那么多的河豚鱼,好安排这么多首长的“河豚宴”啊!某些首长们不为江山而为河豚竞折腰,其风流儒雅,亦堪为吾师矣!

“谁人不夸家乡好!”——作为一个合格的以仪征为家乡的人,我所



花

新时期

精

品

文

选

散文卷

夸的,不外乎如上所述的麻雀、河豚,等等。我的家乡人啊,你们将会指责我,家乡遍地辉煌战果,你不夸,却抓住这些鸡毛蒜皮大做文章,居心何在?分明是仪征人的内奸。不,同乡们,但愿不要引起这样的误会。我确确实实佩服我们仪征人的那种能叫天上飞的雀子成为盘中佳肴的变革现实的本领。又确确实实佩服我们仪征人既有“拼死吃河豚”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又有“拼洗吃河豚”的科学求实精神。如果我们把这种本领、这种气概、这种精神推而广之,用之于实现家乡的“四化”,我敢说:那将使我们的遍地辉煌战果,真地放射万丈光芒,而且,并非难事。更加可夸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现在要那么多“歌功篇”、“颂德赋”不嫌累赘吗?

打垮“四人帮”以后,逐步调整、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市面上有了好转。曾经有几年因大批资本主义很使麻雀们高兴了一阵子,连过年过节寻遍仪征街头,都不见它们的情影。今年春节到上海走亲戚的人,又开始携上“油炸麻雀”一罐了。但不知是农副产品的增长嫌慢了,还是张口的嫌多了,还感不到供应的充裕、满足。如上面所说仪征可吃的东西之多,“海、陆、空”齐头并进之盛,还是文化大革命前某个时期的情况,现在尚未恢复到那个水平。我并不奢想吃什么鲂鱼、鲥鱼、河豚之类,随便什么杂鱼皆可。有是有一些,太贵,花一元五角卖鲫鱼一斤,我真舍不得。清晨,也挎菜篮到市场兜它一转,回到家里,妻子问:“买的什么?”答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九日,仪征

海豚余事一则

写完了《我也夸夸家乡好——麻雀·河豚·等等》,想想关于河豚的事,还有一些,未写进文章中去。这里补述一则,供他日有为河豚写专著者参考。

河豚之魅力,不重复说了。这里记的是有一次,我忽然灵机一动,企图以河豚为诱饵,动用一個未必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因为我知道,他对河豚鱼有浓厚的兴趣。



花

新时期

精

品

文

选

散文卷

我的这个阴谋,说实在的,倒是为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目的。事情关系到两个演员。他们是夫妻,文化大革命前都是省属剧团的主要演员,又年轻,艺术上很有希望。之后,下放到我们县里来。女的分配到新华书店卖书;男的分配到文化馆打杂,扫地、抹桌子、收门票,“无为而无不为”,样样都来。他们本是专业表演人才,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到舞台上去吧呢?他们的青春应当在那里闪光。无论如何,若不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对于国家,是一大浪费,我们不是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吗?于是我试图动用一个人物了。这人原系省委某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抛了出来。被揪了七、八年,又放到我们地区当某处处长,“凤凰落地不如鸡”,靠“旧省委副部长”的身份,未必能换到一条“大中华”香烟。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些感叹,却不消沉。有一次在地区偶然与他相遇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在县里组织一下农民诗歌活动。根据他的想法,若能出现些真正具有农民气质、味道的作品,尚可冲一冲当时那种阴阳怪气的文风。我只恭听而笑,不回答。他郑重地说:“这样做,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我仍只恭听着,微笑着,不回答。他转而恳切起来:“你尽管说吧,如果你需要县里领导的支持,要我去找你们的部长,我就去找你们的部长,要我去找你们的书记,我就去找你们的书记。”他见我仍只笑着,不回答,又说:“我现在讲话,人家也可能不听。不要紧,我一次说十句,他们若能听一句,我就满意了。我多说几次,一次能被接受一句,说十次,不就被接受十句了?”我猜想老部长大概以为我对他现在的威信发生怀疑,所以才作出了这样的表白和解释。但我仍然只是笑着,不回答。这等于让他碰了一鼻子灰,而且,眼前的事实就证明,他不是讲了十句话,而是讲了几十句话,我却一句没有接受,情况远比他自己的估计严重。但他没有生气,谈不下去,便走了。我送他到门口,向他道了“再见”。他伸手向天上一指,又向地下一指,说道:“天空!地空!”随即掉首徜徉而去。一阵清风掠起,追向他的身影,而他已在巷口拐角处,消逝了。

我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也不知他是在自语,还是向我说的。我只是有些惘然。这位革命老前辈,七十岁了,批呀,斗呀,游街呀,示众呀,现在还是腰杆硬硬的,走路咚咚的,还那么热心地想做些事情。为此目



花

新
时
期

精

品

文

选

散
文
卷

的,甚至愿意为我这个小卒奔走张罗,只要我向他提出要求的话。我这个小卒,即使身处死角,动弹不得,也该拼命向前呀!我觉得很内疚,当时为什么竟拒绝了他的设想呢?我未免太冷,太消沉,太缺乏负责精神。由此愈感到他虽说什么“天空!地空!”其实他并不虚无,也不空虚;他没有看破红尘,而是在挚爱着人生。他总丢不下肩头担子,还要带动别人也挑起担子,这分明是顶天立地,怎么会“天空”、“地空”了呢?现在,我真地向他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为这对青年演员夫妇想想办法。我想凭他这副热心肠,一定乐于帮忙的。他不会不知道无时不在流逝着的韶华,对演员的艺术生命是一种怎样无情的威胁。找他,也最合适。以他过去的职务、地位、管辖范围,解决两个演员的工作问题,不应该太困难的。适好,有一位女作者来访。她认识老部长,住处相近,便托她带去一信。很快,回信了。是这位女作者报告她目击老部长看信时的表情和反应的。大意谓:老部长接到信,立即拆看了,先是笑,看到后面,叹了一口气,把信推向书桌的一边,闲扯些别的了。为什么同一封信,会引起他如此悬殊的两种情绪?这反映了“河豚计”——我所筹划的“河豚计”——的奏效和破产。

信是这样写的:

“……际此柳丝初长,绿满江岸,桃花流水,河豚正肥,此间×镇,车水马龙,食客如云,您老有此豪兴一顾否?”

使得“夫子莞尔而笑”,必是读至此处。俗云:“投其所好。”又云:“一句话,能把人说得笑起来;一句话,能把人说得跳起来。”我根据这种处世哲学的教导,出于动用老部长的迫切心情,故在信中,先以其所嗜爱的河豚动之。果然使得他笑了起来,开始便中诱饵,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艺术效果。下面便是为两位演员请命的事。照我的设想,如果老部长因河豚动了豪兴,在激动中把胸脯一拍,他便尽入我的彀中。略施河豚小计,遂赚回两位演员的艺术青春,也为艺坛添一佳话。不幸的是,他只这两位演员发出了几声长叹。是爱莫能助,还是须缓缓图之?总之,他没有复信向我垂示究竟,也没有到×镇吃河豚。我想,他决不会对此袖手旁观,置之不理。他肯定会为这两位演员奔走,而且用他所说的方法:多说几次,人们不会一句不接受的。但我又想,以前他跟我说那许多,我何



花

新时期

精
品
文
选

散文卷

曾接受过他一句话？很有可能他正是有鉴于连我都能给他一鼻子灰碰碰，所以才为之长太息了……

打垮了“四人帮”，老部长另有高迁，两位演员也调回省属剧团了。而一到河豚季节，我便会想起曾经怎样筹划过“河豚计”。在那个时候，任是江郎也才尽，任是卧龙也计穷。我也甚至动起河豚鱼的主意来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仪征

